

## 年味

□许密

又到过年了。每到这时候，就不禁想起儿时的年，蒸黏豆包那热气腾腾的情景，始终令人难忘……

蒸黏豆包，是那时春节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不仅是因为黏豆包是北方地区具有特色的一道美食，更重要的是黏豆包有着蒸蒸日上寓意。另外，黏豆包的形状是圆形的，过年的时候吃，既象征着一家老小的团团圆圆，也象征着和和美美的日子，借此表达一家人幸福美好的心愿。俗话说“黏豆包一蒸，这年味儿就来了”，所以黏豆包也被称为“年”豆包，意味着年年好运来，生活更美好。由此，蒸黏豆包便成为忙年这一环节中极有规模的大事。

在奶奶家的乡下，过年之前的淘米磨面自不必说，蒸黏豆包的过程才是重中之重。这之前，只要谁家淘米了（黄米需要用水泡，然后淘洗干净，控干水，再磨成面），都会跟乡邻知会一声，大家心照不宣，似乎也已经约定俗成！当时，每一家都像竞赛一样尽可能多地淘米，你家几斗他家几升，从数量与规模也能够显示哪一家日子过得繁荣。可这却给包包出了难题：每家炕头都发好一大盆面，有的两盆三盆，还有的人家甚至用小缸发面，可想而知要把那么多面包成那么小的豆包，一个人怎么能够完成了？淳朴的乡民更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就那样左邻右舍一呼百应，相互支援，依靠大家的力量，这件事也就轻轻松松地完成了！

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家蒸豆包的那一天，有七八个姑姑婶子大娘们一大早便带好花花绿绿的围裙集中到奶奶家来了。她们早已经分好了工，包豆包的围着奶奶家那张长方形炕桌坐好后，便挽起衣袖，揉面的揉面，包的包，一双双灵巧的手揪起一块块黄米面，团成团，再将面团在手间转成小窝窝，舀一勺豆馅放进窝窝里，再麻利地两手一合，使劲攥几下，一个豆包就完成了。在她们响亮的旁若无人嘻嘻哈哈间，一个个匀称精致的豆包便已端坐在桌上、帘儿上了……

这边包着，有人负责把包好了的豆包转移到厨房里去，在大锅的蒸屉上一个紧挨着一个地排列起来，这个过程叫作“装”（装读四声），有挤满的意思。据说只有这样装，黏豆包蒸熟后才会立体饱满且坚实不塌陷！这时候，奶奶把火烧得旺旺的，红红的火焰在灶膛里快乐地跳跃着，跳起脚跟，伸长火舌，尽情地舔舐着锅底。只一会儿工夫，丝丝缕缕的蒸汽便从锅盖的缝隙钻出来，厨房里便开始雾气缭绕。待时间一到锅盖打开，浓浓的热气翻滚而出，一股诱人的香味也随着掀起的热浪瞬间笼罩了整个厨房。那味道真好闻，是家的味道，更是年的味道！这时候的厨房，几乎是对面不见人，但干活的人一点儿也不受影响。只见两个人熟练地用手蘸着凉水把锅里的豆包一个个用筷子夹开，并放到高粱秆串成的长方形大帘子上，待帘子摆满，两个人把它抬到外面去自然冷冻……

蒸熟的黏豆包，仿佛浴火重生，完全变了模样，金黄黄，油汪汪，圆圆的，还亮亮的，且香气袭人。我特别喜欢咬热气褪去之后黏豆包的那个圆形的顶，不仅黏黏糯糯，甜津津的，还很劲道，好吃极了！我真想一个一个地咬下去，可是每次都只能咬到一个就被严厉制止了。因为这样子不仅吃相难看，也糟蹋了剩下的部分，这是父母最不能容忍的。

每年从元旦开始，北方便进入隆冬，而春节之前，大



约是三九四九时节，天气的严寒基本达到了极点。有一句顺口溜说“三九四九，冻破石头”，那种冷是直入骨髓的，虽说冻破石头有点夸张，但小小的黏豆包，拿到外面去只一会儿就冻得硬邦邦的了，这也是事实。这时候哥哥就用小锤子把它们敲下来，两个一组、三个一排地装进干净的大缸里……至于什么时候吃，是直接放进锅里蒸着吃，还是油煎着吃，那就是奶奶说的算了。不过如果想吃了，也什么时间都可以吃得到，奶奶那么宠我们，怎么会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呢。

年年过春节，年年包豆包，年年做豆腐，在当时当地，这是最隆重的忙年活动，也是最有年味和仪式感的事情。相比现在的年，无论是物质的丰富，还是形式的多样，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应该说是过去的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浓浓的节日气氛，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彰显着中华民族团结繁荣昌盛的盛况。人们脸上洋溢的是幸福，是快乐，还有作为中华一分子的自豪与骄傲。寒来暑往，种在孩童心中的乐趣，童年的单纯与纯粹，就如蒸豆包的情景，总会适时地一幕幕从心底里翻腾出来，因为年又来了，年味越来越浓了……

## 春风踏起脚尖[外一首]

□贾林森

轻轻的，测试风中暖暖的体温  
季节就在日历的翻阅中复苏  
一簇嫩绿，一树鹅黄  
让春风踏起脚尖

在桃树梢头轻轻点过  
天空就撒下一片缤纷  
毫不掩饰的色彩，尽情相拥  
花开的笑声

笑声也摇起蒲公英白色的绒  
伴舞春风的脚步  
婀娜在旷野，在天涯  
在绿意的虫鸣中

而我独爱春风用脚尖带来的细雨  
在小溪里清新，婉转在根芽  
无声的爱，献给葱翠  
一根草，一棵树就说起故事的起因

我知道，春风的脚步在路上  
只要温暖一点，就踏起  
时光的情调  
盎然一季封面，锁住春天



窗外的京桃一转身便吐出了花蕾。“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我站在窗前发出一声叹息。

似乎听到了春的脚步声，该要去做点什么了，我忽发奇想，去驾校报个名，考个驾照吧。经过仔细思量，我鼓起勇气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本想支持的人一定是少数，可妻子、女儿、朋友，凡是认识的人竟然一个支持我的也没有。饭局上那位朋友微笑着说我勇气可嘉，但那个怪怪的笑，至今留在我记忆的屏幕上。

我心情有点复杂，但最终还是决定去驾校报名。负责报名那位有点胖的姑娘接过我的身份证瞄了一眼，随即又抬头认真地瞄了我一眼，那一刻她似乎心情有点复杂。也许是被我的执着所感动，最终还是让我填了表。

报了名，下午教练就把我拉到了练车场。年轻的时候只顾舞文弄墨，从来也没有摸过机械，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档子事。这回真的坐进了驾驶室，手把方向盘，脚踩刹车和油门，还要看倒车镜，一时手、眼、脚不知怎么配合，完全乱了方寸。开始几天，练倒车时车轮总是和库角过不去，车轮不是靠近左边线就是靠近右边线。看到那些姑娘和小伙子驾驶得稳稳当当，心中有些羡慕，又有些懊悔，是不是我天生没有车感？是不是我这个年纪本就不该产生考什么驾照的念头？

左右倒库练了十几天，似乎有了点眉目，接着就练侧方位停车、S弯儿和直角拐弯。现在想来，我的练车过程也有点像拐S弯儿，练一阵子停一阵子，后面学会了，前面的也摸得差不多了，有点像熊瞎子掰苞米。那天一位走得较近的同学病了，过去探望，说起我学车的事儿，他来了精神，从病床上强撑着支棱起身子，那暗淡的双眸里泛出一丝光亮。他语重心长地劝我别学了，买车不如租车，并举例说他的大舅哥考了五次科二都没过，最终放弃了。出了门，妻子又劝我：别学了，那几个学费就当丢了。我不语。

科二考试那心情真像过山车。百十号人坐在大屏幕前注视着，焦急地盼着自己的名字出现，我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煎熬。待接近中午时分，我的名字终于跳了出来。走上考场那几步路似乎很长，慌乱、焦急、期待、忐忑。坐进考车里，

不断劝告自己，要放松再放松，生怕漏掉了哪一个环节。起步、左右倒库、侧方位停车、过S弯儿、直角转弯，练车场上那百十遍的练习就为了这一刻，还没等我缓过劲来，考试结束了。当我听到喇叭里喊出“请回考试中心打印成绩单”那一句，我几乎跳了起来。

驾考中心旁边有个饭店叫“饱过”，中午在“饱过”吃个饭，也许是由于过于兴奋，扒拉两口我就撑了筷子，既没吃饱，又没尝出饭菜的滋味。有考生说，这顿饭应在考试前吃才有悬念，大家一笑。

科三是路考。科三我本想练它半个月再去考试。每天跑两圈，加起来半个多小时，跑了八天。教练说：“28号有场考试，一块儿去试试吧。”我说：“一切服从教练指挥。”科三考试是学员们最畏惧的一关，是骡子是马要上路边一遛。头一天熟悉考试路段，我的表现不佳，教练有些无奈。第二天轮到我了，我放松心情一搏，变道、直行、超车、会车，一气呵成。下车时我回头问那个年轻的考官我表现怎么样？考官回得很意外：“相当不错！”我向教练打了个胜利的手势，教练回了一个，他那绷紧的五官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科四我考了96分，一道题答错了，一道题漏答了，下了场我思忖着，如果稳当点，今天应当是满分。我拿到驾照的那一刻，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最亲近的人发消息。

两个女儿合资给我买了辆一汽出的新车。拉着老伴出城兜风时，我忽生感慨，我和老伴都是50后，并都在生产队参加过劳动。那时候的大队，甚至整个公社都没有一台汽车，县大院也只有两辆北京吉普。我们队有一挂胶皮轱辘大马车，那就是今天的“大奔”，谁能“驾驶”，那叫一个牛。车老板长鞭上拴着红缨，四匹马的脖子上挂着铜铃，车未到铃声先到，那叫一个威武。

生产队还有一挂木轮铁瓦车，有点像兵马俑坑里的战车。我常常套上头老牛去割草，割完草斜躺在车上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凝望着蓝天白云。老牛会悠悠地拉你回家，保准不会走错路，那情形有点无人驾驶的感觉。现今我也成为有房有车有存款一族，这辈子还能开上轿车，那是当年做梦都梦不到的事。

前几天参加文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文友问我过去的一年作品怎么不多，都忙些啥。我说这一年都在鼓捣车呢。他恭维了一句，我心头一热，眉尖一扬，不留神嘴角进出了心底的话：人生要不断有新的高度。他问新的一年有啥打算？我说，新的一年脚下多了四个轮子，速度自然要加起来，上了高速路就要有高速。计划开车拉着老伴，沿着祖国的边境线一路前行，丈量祖国大地，亲近祖国山河，更深切地去感受这个伟大的时代！

## 七十岁的老司机

□程伯承

那年大年初三早晨，姐姐、弟弟已经穿戴整齐，母亲再次回身问我，你到底去不去？昨天晚上，母亲就开始为今天去镇上给姥姥拜年做准备，现在到了要出发的时候。

对于母亲的催问，我不说去，也不说不去。我心里极为矛盾，既想去30里外的镇上给姥姥拜年，又有点儿放心不下家里的一只大红公鸡、十几只母鸡及四只大白鹅。它们是我的伙伴，每天早晚得给它们喂食；早晨放出，晚上它们进窝后还得给关上门。当父亲昨晚说，他在家照顾家里的活物时，我就开始犹豫不决。鸡鹅是要有人照顾，那么，谁又来陪父亲呢？对于我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当时根本意识不到，对于母亲，年后回娘家，那可是件天大的事。

母亲面露急切，又一次问我，到底去不去？我站在屋子中央，看坐在炕沿上的父亲，小脸应该是涨得通红，极力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母亲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弯下腰，蹲在我面前说，你不想姥姥？我再次抬头看父亲，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在我母亲僵持不下时，父亲从炕沿上起身，说，我也去吧，把你们送去镇上，明天我起早先回来。于是鸡鹅被关在了窝里，放进窝里足够的食物。全家人能够统一行动，母亲一脸欢颜。

冬天之外，大家都乘木船去镇上。隆冬时节，鸭绿江结着厚厚的冰，冰面上覆盖着雪，哪能行船？人们只能走江道，就是沿着鸭绿江，步行于通往小镇方向的冰面上。我们一家人沿着大雪中间踩出的窄道，走下山坡，走上冰雪覆盖的鸭绿江。

记忆中，那天阳光特别灿烂，宽阔如毯的江面上，白雪闪烁着无边无际的光芒。我和姐姐走在前面，父亲和母亲走在后面，轮换着背抱弟弟，还拿着给姥姥带的礼物。走在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因为鲜有人走，大雪中间的小路，若隐若现，雪没踩实，挺喧乎，蹬雪赶路费劲而艰难。30里冰雪路，得走4小时，中午才能到镇上的姥姥家。可是我们都非常高兴，连跑带颠地奔向遥远的小镇。

当时从我们住的山村到镇上，没有公路。从大人的嘴里知道，去镇上，有条小道藏于鸭绿江边的半山腰，而冬天根本无法行走。且不说冬路远道滑，就是鸭绿江的众多河岔，每绕出一个河谷都得二三十分钟，带着孩子的话，恐怕一天都难以走到镇上，也很不安全。大自然造就的江道，走起来虽说一吨溜一滑，可是异常平坦，遇有几个江湾，取直线走就是了，与爬山道比，距离差不多缩减一半。

冰面之上，一片耀眼的白，要是没有同伴，再赶上大雪或大风天，走在茫茫天地间，寒风呼啸，碎雪横飞，会让人感到异常孤独。十几年后，我想骑自行车回我童年居住过的山村，没想到上了江面，轮胎在光滑的冰面上无法立住，沉重的自行车一下成了累赘，只能或推或扛，好歹在一片空茫中，于夜幕降临时分走进了村庄。

作为孩子，步行于大雪覆盖的冰面上，又能欢快地走出多远呢？我们不是幼小的弟弟，不能借助于父母，走到后半程，极其需要毅力，只能在对小镇或者说姥姥家的憧憬中坚持，一步一步向前走。坐落两山间的小镇，终于在万里晴空下展露出了羞羞答答的面容。

姥姥家在小镇的西南边，三间草房，院子里散落着鞭炮燃放后的红纸屑。一进屋，眼前一片朦胧，做饭产生的蒸汽还没完全散尽。走过蒸汽弥漫的外屋，进到东边屋里，看到姥姥盘坐在炕上，我们赶紧给姥姥拜年。姥姥永远是那么干净利索，精神抖擞，她一脸惊喜，灵活地挪动着娇巧的身体，腾出炕头的地方，招呼我们赶快上炕，暖暖和和身子，尤其是穿在胶皮靴里冻得几近麻木的双脚。

舅舅们去邻居家找宿过夜，我们在姥姥家住了四五天。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姥姥就轻手轻脚起来烧炕做饭。那时的房子不保暖，四下透风，晚上炕烧得再热乎，甚至烙人，等到凌晨三四点钟，躺在炕上的人，还是会被游移于头顶上的冷风吹醒。

姥姥家过年的饭桌上，并不缺少鸡、肉。肥瘦相间的猪肉，蘸上蒜酱，吃得满嘴流油。红烧排骨色泽黄嫩、香气四溢。用烧柴火的铁锅炖出的鸭绿江鲤鱼或鲫鱼，闻香气就让人流口水。少的是细粮，也就能吃上一顿大米饭，白面包子也基本只能吃一顿，主食以黏火勺和煎饼为主。擀上一大锅酸汤子，一家人围坐在炕桌边吃，那美味至今难忘。记忆深的是用油炸出的黄澄澄的干果，吃起来酥脆爽口；还有裹着一层面粉，油炸后带有甜味的地瓜丝。过年好像就是不停地吃饭。吃饭之余，我跑出去，跟镇上的孩子玩打仗游戏，疯跑在小镇的巷子里，把手比划成手枪状，嘴里发出阵阵枪声……

在去给姥姥拜年的年纪，我以为我们一家所居住的村庄，还有姥姥所住的小镇，就是整个世界。三年后正月初九，我们一家人挤上一辆解放卡车，车里挺冷，从鸭绿江的冰面上驶向小镇，到了小镇并没停下，而是一路翻山越岭，途经一个个陌生的村镇，最后停在了偌大的城市，这时我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世界远比以往的想象广阔精彩得多。

如今，再也没有人去走鸭绿江的冰面，开车走沿江331国道，用不上二十分钟，就能从小镇抵达我童年生活过的山村。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在大雪纷飞的时节，想起鸭绿江边的小村庄，一次次在想象中，和家人一起跋涉在通往姥姥家的江道上。



## 通往姥姥家的江道

□王旗军

## 偏爱的春天

春天回家了  
包裹里的浅绿、深绿  
小溪，泥土的馨香  
放飞在春风中  
足迹下的暖  
衬托绿意咬土的声音

春天漫过山坡  
草地上的车辆，一家三口  
就裹住踏青的回味  
一只纸鸢  
和天空的蓝  
飘在孩子的世界里

春天的一米阳光  
让桃树梨树穿上花衣  
春风一吹  
视线里的情节  
就读懂了五颜六色

春天真是偏爱啊  
一朵花挨着一朵花坐下来  
就把我仅存的挑剔  
宽容得花枝招展  
认真地和一枚绿叶聊起来  
说出爱与被爱的时光

## 怀抱春风

□黄美红

远方有多远  
不过一枝春的距离

你可以怀抱春风  
蹭过严寒  
唤醒一江春水  
眼波微横，盈盈又盈盈  
柔软成潺潺的思念  
给时光以遥远

你可以喊来黄鹂  
啾啾啾  
与满山跳动的新绿  
连成一片  
茂密了山林  
欢喜此起彼伏  
在林间鸣响

你还可以吹软泥土  
裸露石子  
蘸几缕春风  
在田埂上写出长句，短句  
芬芳就开满阡陌

你再种下十垄桃林  
轻轻吐露  
积攒一冬的绵密耳语  
呼啦啦，桃花就端坐枝头  
浅笑嫣然，动了一山春色

就这样，你怀抱春风  
立在烟火人间